

关于古代农民起义核心规律的全景式描写
QINGFU YU CHONGG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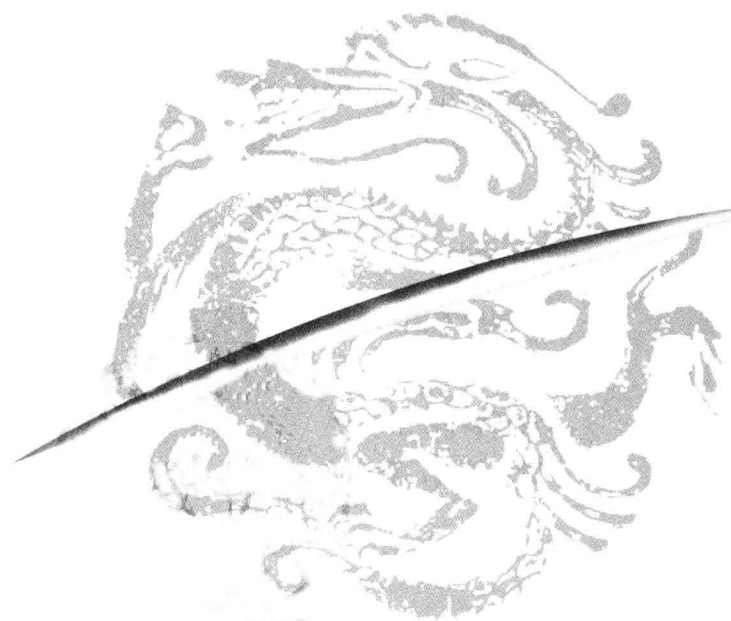


倾覆与重构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

顾伯冲◎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倾覆与重构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

QINGFU YU CHONGGOU

顾伯冲◎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 / 顾伯冲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95-4360-3

I. ①倾… II. ①顾… III. ①农民起义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K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9609号

责任编辑：潘 飞

责任印制：刘春年

责任校对：黄亚青

装帧设计：盛世纳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010-64033436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21.75 印张 265 000 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ISBN 978-7-5095-4360-3 / I · 011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热线：88190492 88190446

序

未做成正统的瞒与骗

◎王跃文

明清以来广为多见的笔记小说，文脉远随《史记》和《世说新语》，亦文亦史，颇值珍视。我曾于旧书店淘回一套“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为近人笔记，共二十余种。笔记所述皆为史实，只是笔法各异，有的文采风流，有的平实朴拙。张初翼所著《清代野记》，载有《万历妈妈》一则，说的是依清朝祖制，每日子时三刻，东华门在黑暗中开启，一辆围以布幔的骡车最先入门，车辕坐一老姬，车载两头活猪。骡车不燃灯火，循宫墙行往紫禁城东北隅。此处有小屋三椽，供奉万历太后神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每天都要杀两头猪，祭祀这位前朝的老太后，俗称万历妈妈。清代的皇帝们为什么视万历妈妈为神灵呢？原来万历妈妈是清朝的大恩人！寻其掌故，则是明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抚宁兵败，为明军所俘，成了阶下囚。部下暗自买通明朝内侍太监，私下向万历太后求情，努尔哈赤终得释放活命。

历史到底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抑或是必然规律的促成？假如不是万历老太后妇人之仁，努尔哈赤就再无缘施展其雄才大略，也许就没有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基业；假如努尔哈赤当年身死狱中，李自成这个农民可能就把皇帝做稳了。但是，历史是不由人假设的。紫禁城东北隅祭祀万历妈妈的那十九万多头猪，似乎每天都在宣示皇权天授神佑的道理。万历妈妈



就是上天派来庇佑清廷的神。

然而，李自成真把天下坐稳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又能如何呢？毫无悬念可作预设，不过是等待下一场农民起义而已。顾伯冲先生所著《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梳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作了许多颇有意义的思考。中国文化的过早老熟，其精髓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瞒与骗。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目的，不是为了起义军的头目去抢皇位；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会喊出漂亮的瞒与骗的口号。口号各式各样，最有代表性的母题式口号便是“替天行道”。民智未开的时候，统治者也罢，造反者也罢，一旦要举刀杀人，都会说自己是顺着天意的。只要顺了天，做什么事都理所当然了。民智渐启之后，欲谋大事者便把百姓尊为天。民或百姓本来已经是常被做空的名头，而把民或百姓尊为天则是空上加空了。民或百姓是天，但统治者最善于瞒天过海；民或百姓的福祉到底在哪里，也只有天知道！

因为起义军头目们从开始就是瞒与骗，不管是没有做成皇帝的农民陈胜，还是做成了皇帝的农民朱元璋，最后都会忘记自己的诺言。陈胜功业未成而王威赫然，遇故人“颡妄言”则恐有“轻威”之虞，命人杀之。别说朱元璋从开始起就不是义军领袖，哪怕他是从义军起事而成就帝业，也不会再把当初的誓言放在心上。背信弃义是农民领袖和一切旧统治者亘古未变的共同德行，如同皇位或专制权力是他们共同且唯一的信仰。

瞒和骗的把戏，有时候也用来瞒自己和骗自己。常听人说，起义军领袖们不管后来如何的变坏，他们起事之初的誓言都应是真诚的。人刚开始骗人的时候，心里尚知道自己是骗人的；骗人的日子久了，自己也相信骗人的把戏了。而当骗人的把戏做成了类宗教，则天下人莫敢不信。张角发明了太平道，借行医之便布道十余载，四海信众数十万。积十余年之功，

太平道之说不光信众深信不疑，张角自己只怕也有些信了。张角倘若做成了皇帝，他必定会把太平道学说光大和神化，天下敢有不信者必罪而诛之。张角们无数次失败的中国农民起义，构成一部未做成正统的瞒与骗的历史。

顾伯冲先生所谓“中国式农民起义”，因其滋生于中国这片土壤之上，便摆脱不掉其中国特色。正像书中作过比较的，李自成同克伦威尔为同时代人，克伦威尔迎来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而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仍做着皇帝美梦。当然，我们苛求古人跳过时代局限是痴人说梦，哪怕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也只具有开创意义和象征意义。克伦威尔虽然废国王而立共和，自己却手握兵权做上了护国主，不过是换个名头做国王而已。地里长出什么庄稼，不但要看土壤，也还应看季节。

这是一本读来意趣盎然的书。顾伯冲先生既不沿袭“陈说”，也不急于“成说”。《史记》虽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却并不怎么高谈阔论，而是“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顾伯冲先生这部著作注重陈述史实，记叙故事，旁征博引，思接千载，融贯中西，视野开阔，不愧为别开生面之佳构。

自序

从人的立场上看那些揭竿而起的人

“农者，天下之大本也。”

我们的祖先用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中华民族也从蛮荒走向了开化。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封建帝国的大厦就坐落在这个文明成果之上。

农民生活在封建帝国的年代里，是在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影响着每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生命质量，也影响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敏感性词语，“起义”一词承载着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断，从根子上讲，这是由封建专制的特性所决定的，因而它反反复复地爆发，揭竿而起，直撬王朝根基，而又反反复复地失败，回归原位，成为了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一根最为敏感而又脆弱的政治神经，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历史的烟云一一飘过。

成千上万的农民起义军将士在惨烈厮杀、血腥争斗中的欢乐与艰辛，早已成为了“从前”。作为当事人的亲历者，他们是不幸的；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则是颇有趣味的。

正确看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把共识转化为以史镜鉴，可以获得长治久安的精神财富，不再稀里糊涂地“进入同一条河流”，就成为了摆在



一代代后人面前的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否则，这段历史就像一张薄薄的纸，轻轻地一翻就过去。拙著不是刻意为之的历史专著，也非思考缜密的学术论述，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剖析中国古代那一场场农民起义，从人性的视角去窥视、挖掘农民起义背景下的人的命运、情感、行为，进而从体制机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天时地理、文化基因、民族秉性等方面去一层层撩开那些曾经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这样的写作，其社会意义可能会比其文学方面的意义要更大些。

在年复一年的匆匆中，农民起义进入了传奇，永远在故事和记忆中存在，但围绕农民起义这个问题，在许多观点上，主流的历史学家争论了很长时间，由于一些时代因素至今没有最后的结论。众所周知，我们曾经对历史上被视为流贼的农民起义进行热捧，使农民起义一度被视为“正义”的化身，陈胜、吴广，还有方腊、李自成、洪秀全等，全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近年来，随着新儒学、保守主义、权威主义的兴起，一些人采取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农民起义多予贬低、丑化与否定，甚至大加挞伐，有“匪盗说”、“无用论”，还有“破坏性”等理论与说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取向，实际上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如何全面透视和评价古代农民起义，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得出了南辕北辙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要作出公允的判断，关键是否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的立场是最本真的立场，是人世间最大的立场。如果不从人的立场出发，那一切所谓的立场只是一种功用场所。

当然，真正的人的立场的确立，是一个民族崭新的文明史观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不仅伴随着这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要求这个民族具有符合科学精神的正视历史的勇气。由此，决定了古代农民起义是

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继续写下去的题材。

说实话，触及农民起义这个有争议的题材，起初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一则手头上缺乏许多需要的资料，且过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二则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对某些农民起义的定性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出于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更是出于对其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再认识，硬着头皮写下了这个题目，并一个劲儿地往里“啃”了起来。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力求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在对中国式农民起义的特点与规律性的归纳上。拙作透过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一系列事件，从中对起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时代背景和历史影响等方面的特点与规律作了粗略的归纳，并且对如何解开这个死结，以回放历史的形式提出了命题，给大家留出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同时，也用一定的笔墨对东西方起义这档子事作了比较分析，从而扩大对中国式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产物的认识宽度。

二是，在体例与读者关系的把握上。如果把拙著比作一盘菜肴的话，纪实则是其菜系，史料则是其原料，随笔则是其调味品，努力让历史上的那些“揭竿”的农民兄弟们鲜活起来，让人回味、让人思考。这个要求对于笔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但做这样的尝试，主要是为了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

历史的脐带喂养了昨天，也连襟着今天。

把历史和现实拦腰斩断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复制过去的经验却忌谈以往的教训，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民族。在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过去对它作用的夸大，是不合事实的；但现在出现的对许多农民起义一概否定，更是不着边际且不负责任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苛求我们的前人在历史抉择中给予后人多少警示，而是我们当代人需要站在人的立



场上不断进行反思，作出符合实际的抉择。

由此，我想起了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如实陈之，乃写作初衷。是为序。

顾伯冲

二〇一三年六月一日

结稿于北京净土寺



目 录

第一章	003	一“举”连两“朝”
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	009	起义排行榜
	027	“揭竿”的那些人
	033	“烽火”燃烧的时空
第二章	041	谋反罪：统治者设置的一条“高压线”
巨大风险的背后	044	趾“线”：偏向虎山行
	058	无言的结局
第三章	071	起义的“副产品”
起义的前世今生	086	从“有理”到“有罪”
	096	起义“后遗症”
	104	起义军是“神”还是“魔”
第四章	111	天时总有序
帮忙与不帮忙的老天爷	115	天灾“催化”人祸
	120	“天怒”岂是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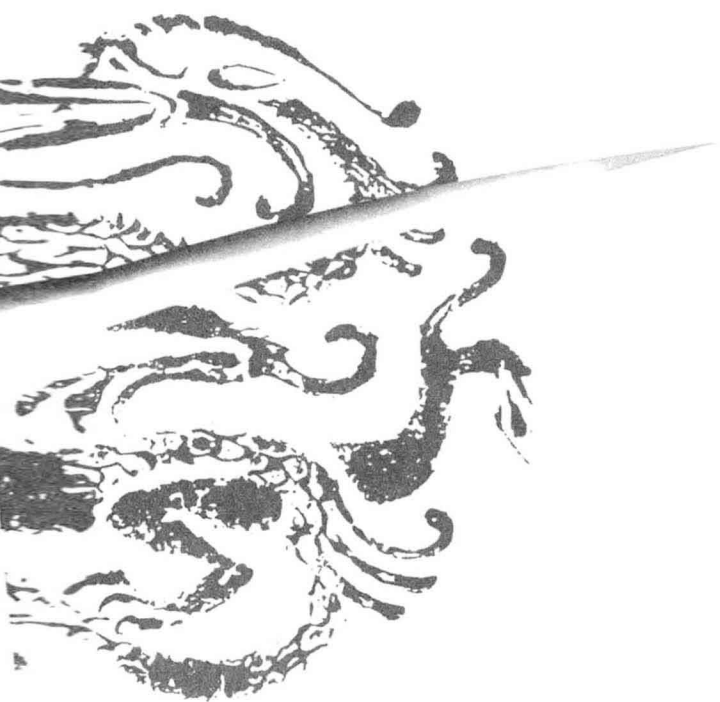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129	封建专制：畸形的文化基因
还是基因惹的祸	132	毒藤上长出的“歪瓜”
	146	别碰农民的“命根子”
第六章	155	政治精英：首鼠两端
风云际会中的精英与草根	160	文化精英：内心矛盾
	165	经济精英：进退两难
	168	草根阶层：先热后冷
第七章	175	林林总总的口号
喊破嗓子，甩开膀子	181	口号里的“干货”
	186	口号不应是肥皂泡
第八章	193	战争，难让宗教走开
神明也不是救世主	196	宗教也是个幌子
	201	玩火的邪教
第九章	209	“班长”的档案
起义军领袖：他是班长他的班	218	班子成员众生相
	233	从功臣到祸首

第十章	239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拉不长的“短板”	244	“窝里斗”都很在行
	249	贪色成癖
	252	作风比空气还散漫
	256	军事：短板中的短板
 第十一章	 265	 血染的“嫁衣裳”
从工具到“被工具”：被人利用的 农民起义	271	愿当那杆被使的“枪”
	277	余热悠久的“老工具”
 第十二章	 285	 洋起义
东西方好汉们的“对话”	293	“对话”里的各自长叹
	304	各有各的“软国情”
 第十三章	 311	 帝王如果能这样
假如历史可以重演	323	起义领袖如果能那样
	327	并非闲扯的假如
 后 记	 333	

第一章

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



一 “举”连两“朝”

公元前 209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在蕲县大泽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州市墉桥区西寺坡镇涉故台村，有一个人趁着夜幕，将一根根白色小布条，塞进了鱼的肚子里。此时，不远处的一座破庙里，突然亮起了一堆堆篝火，周围有疑似狐狸的野兽在一阵阵地凄叫着，叫得空气也有点寒颤，更不要说人了。

当时，这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他这双粗砺的双手往鱼肚子里塞布条的时候，同时也将一种独特的王朝更迭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

这个人何方人士？尊姓大名？谁也不知道了！只晓得他是困驻在这里的 900 多名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的戍卒中的一员。他们本来是应朝廷征召急匆匆地赶往渔阳（现在的北京密云）去屯戍的。秋汛时节，天灰云暗，偏偏遇上天公不作美。路迢迢，暴雨如猛虎；水漫漫，村落如沉船。眼下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在这里耗着，等着老天一放晴再上路。但是，寂寞已使得他们感到精神和肠胃一样饥饿，只有靠梦和回忆来喂养自己。

到了 7 月 15 日，那个空气里已经弥漫着血腥味的早晨，这些正在酣睡中的戍卒，想不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等着他们去完成。这就是中国封建帝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陈胜、吴广起义的前奏。

秋风裹着凉意，时序似乎要美美地在这里打上几滚，让马蹄踏破历史的经纬。

就在这一天，这 900 多名戍卒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敲响了秦王朝政权的丧钟，使这个刚刚诞生的嬴姓帝国如流星般地在历史的天空中转瞬



即逝。“大泽乡”由此也成为了传诵千古并有特定内涵的地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成为了每逢改朝换代之际人们最为响亮的励志名言；袒露着右臂的陈胜、吴广站在高坡上，一个人挥着巨手，另一个人紧握着长剑，以大智、大勇、大义去撞击那个时代，在华夏民族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一个独特且永久的造型。

历史的发令枪由此猛然打响。古代中国王朝兴替，基本上一次次地复制着陈胜开创的这一条道路，变得更加血腥而诡谲。当然，这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却没有采用和平的方式。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古代中国的农民绝对是个弱势群体，他们肩负着缴纳国家绝大多数税赋的重任，却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的投票权，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今，把他们逼急了，只好流着鲜血乃至捧着“鬼箱”来投票了。

翻开中国二十四史，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大清王朝垮台的2132年间，出现了26次改朝换代。就是再往远一点说，从夏朝到清代，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达到一千年，最长的周代，是856年；最短的是五代的后汉，仅4年。千秋江山，万世永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每一首封建王朝更迭的序曲，总是缘于农民起义。

冥冥之中，这些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翻来覆去的政治洗牌，是什么不可预测的力量在决定历史的走向？在已远去的历史中，究竟又有多少让人扼腕而叹，或拊掌而笑的故事呢？真是耐人寻味！

相比之下，欧洲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帝国只出现在15～18世纪封建制度逐步解体的短短的300年中，而且这些帝国只是扮演了促进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角色，并未呈现长时间的持续的王朝更替的现象。

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缘于“王朝重构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